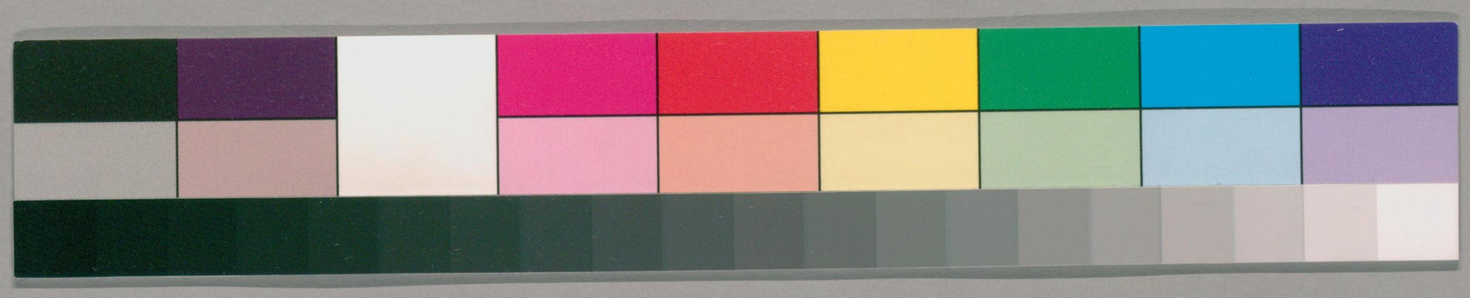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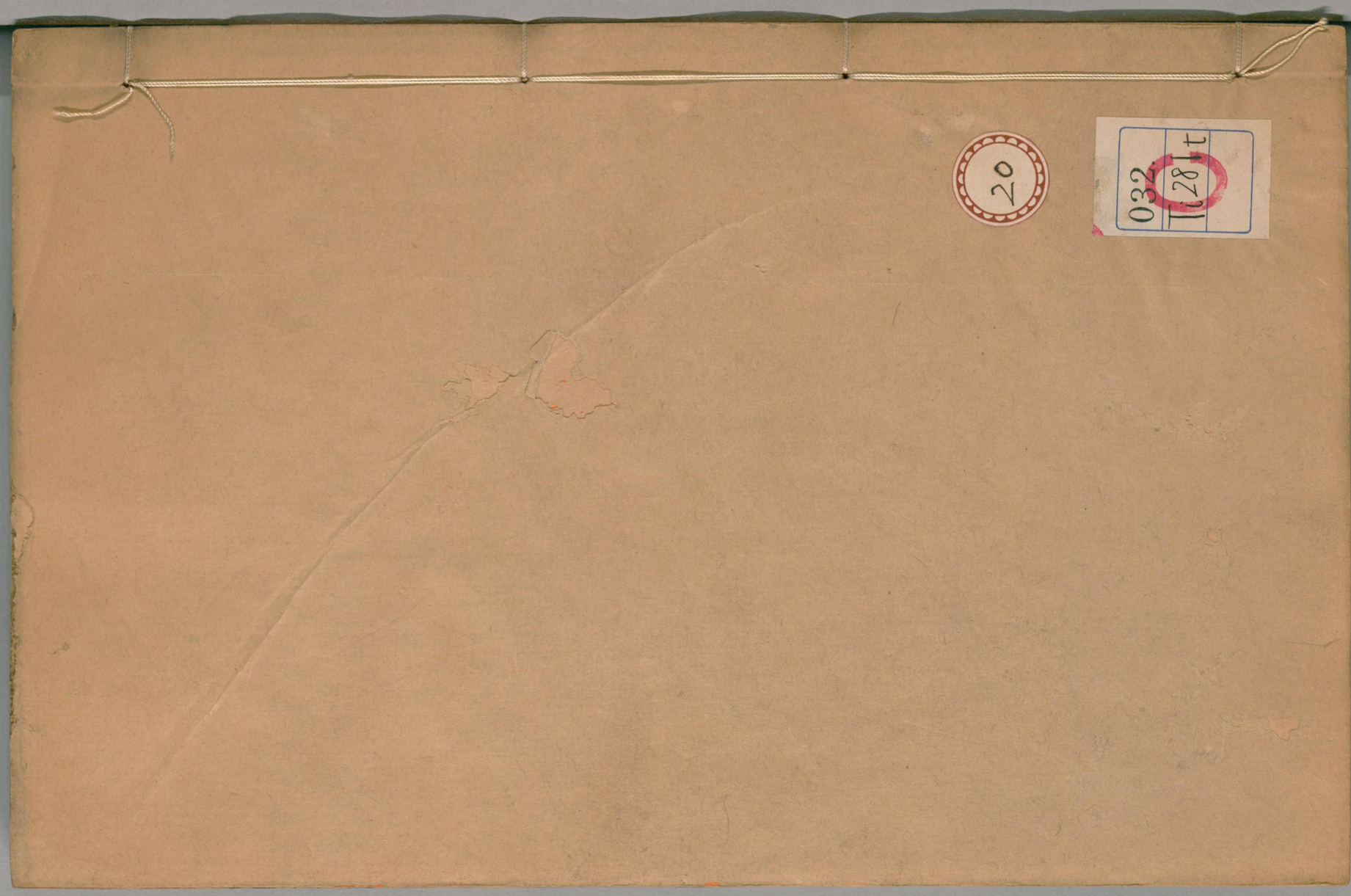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天中記卷之二十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師弟

師友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上士以師爲佐中士以友爲佐韓詩外傳

親師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鞫賈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穀梁昭十九

四術　師術有四而傅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

26547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荀子

師法　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上

大師　干將鏌耶巨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騏驥驊騮驒騵纖離緑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衛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士

尊師　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聖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口口賢勤學

達師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

能令於徒上誦
徒

稱師 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上尊師 楊子

模範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乎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楊子

聖師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愽其德乃碩而況於幾人乎 潛夫論 哀公

問於子夏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撌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土王學乎錫嚋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 韓論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 呂尊

師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子黃帝學於大眞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昭子伯交王學於鈃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新序

堯舜師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莊天地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之師上齧缺問道乎被衣知北遊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卽被衣王倪之師也

世師　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立爲世師鶡冠子

伯師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餘乃昇爲王伯師桓譚新論

文王師　文王爲西伯嚳熊者爲文王舉勤勞之後封其魯孫卒及武王滅殷未之封也成王封熊繹爲楚子史記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嚳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嚳子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麏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高氏子略嚳子事二說不同已難憑矣今其書愼誅篇乃云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戒之云云是信書耶

酒酒　散宜生閎天南宮适生三子者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尚書傳

王師　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由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 呂尊師

虛往實歸 常季問子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來往耳立將以爲奚假魯國乎 莊德充符

扣門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綏子貢曰大車不綏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綏是以綏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 韓詩外傳

三盈三虛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 論衡

大駟 段干木晉之大駟爲文侯師 淮南子 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有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呂尊師

年敬待命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

26547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政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此於烏上畏膺鷓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說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年常恐行鄙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說尤

計然 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當南遊越范蠡師事之太史公素生妙論

乘風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列禦寇注列子蓋神人也

居南郭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列仲尼

以東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漢書

異符 張禹字子文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上

明經術 夏侯勝字長公後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

說災異後事商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上

輔導 顯宗以張酺受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人并郡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遍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東觀漢記

市肆 張覇字伯饒幼號張魯子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子楷後漢

忘年 朱穆字公叔躭學銳意其父常以爲專愚同郡趙康叔威者隱干武當山清淨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上

邊韶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謔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謔出何與記謔者大慙

進粥 郭泰嘗止陳國文學見童子魏昭號德公知其有異求近其房供給洒埽林宗嘗不佳夜中命昭作粥粥成進太一啜怒而呵之曰爲長者作粥而不加敬意使沙不可食耶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太復呵之如是

者三昭姿容無變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見子之心遂友善之卒爲妙士（別傳）

【絳帳】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後書）

【侍講】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上

【道東】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受業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本傳）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桑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裂七事玄思得五子翰得三季長謂子翰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高士傳）鄭玄在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世說）

師模 邴原字根矩欲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强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捨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別傳）

涉師 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賢賜擢鸞鳳之艷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零陵先賢傳）

乞言 魏高貴鄉公之幸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為三老侍中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

面乞言　魏紀
晉傳

倫之表　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救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　世說

首公　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周官禮註未有其師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室書堂生員百二十人融絳紗幔而受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裴景仁前秦記

在三　姚泓爲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於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床下　崔鴻後秦錄

東郭　宋高祖踐祚召周續之禮賜甚厚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宋傳詔徵士周勰於東陵立學畱粮受業百餘人　王智深宋紀

師逃　陽平王子元欽字思若色甚黑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嘗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子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魏書

青溪 劉璯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每出惟一門生特胡床隨後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南史）

請業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也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堂在明經年三十二歲卒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上書曰趙郡李謐幼號神童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者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

扶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邽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户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前河南尹甄琛謂其子曰昔鄭立廬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結宇依巖憑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衔殄悼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可遣傍憲康近準立曼證曰貞靜處士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遺謁者奉册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魏書

賈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憨不往時人稱嘆焉北史

華陰徐遵明字子判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上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其僻也如此上

前輩

何尚之字彥德元嘉中爲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盧江何曇慧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曰球正始之風尚在上

常爽字仕明元魏武成時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眞安著作郎程靈蚪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併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久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北史

憲臣 鄭灼字茂昭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嘗夢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南史

後進質疑 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北史

十五爲師 賈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自首北面豈以年乎文中子

帝師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讌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卽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譚賓錄

同師 員半千名餘慶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爲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成服喪畢而去神異錄

外夷師 蕭頴士字茂挺聰警絕倫外夷亦知其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舊唐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新

黨罪 陽城字亢宗隱於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

學有薛約者嘗學於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連州客寄無根蒂臺吏以蹤跡求得之於城家城坐臺吏於門與約酒訣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黨罪人山爲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郊季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舊唐柳宗元聞之遺何蕃等書曰昔李膺稽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汗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議會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新唐

爲服 鄭俶依陽城謂書經月餘與論國風俶不能往復一辭因縊於梁下城哭曰我雖不殺俶因我而死爲之服緦麻南部新書

正身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何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荀法行

辨師 徐曠字文遠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於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荅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僕皆先已誦得之至於奧賾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千餘反重甚歎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

儒者風實威楊立感李密皆從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後越王侗署爲國子祭酒時洛陽飢饉文遠出城樵採爲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疇昔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今將軍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弘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茲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耳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莽草乘危迫險則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敬聞命矣俄王世充專制密又問計文達荅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殘忍意又褊促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朋畧及密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達盡敬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荅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鄙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舊唐

先生 古者稱師曰先生釋名

子冠 子沈子公羊隱十一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子者他師也何注

宋潛 舊翻弟子新云所教南山曰學在我後名弟解從師生名子天台云師有匠成之能學者具資稟之德資

則捨父從師敬師如父師之謙讓處資如弟司馬彪曰
徒弟子謂門徒弟子老子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
善人之資也南山云師無率誘之心資缺奉行之志翻譯名義

朋友

同志 同師曰朋同志曰友鄭玄注立同門曰朋公羊友愛也同志爲友說文友有也相保有也釋名

合方 孔子對哀公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觀行相下不厭入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家語

義服 昔虢叔閎天大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服朋友之服孔叢子

率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說死

管鮑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列

命 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漿甯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而知安用水漿雖爲之死亦何傷哉

韓詩外傳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不遭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謀事而窮困我益多智鮑子不以我爲愚知我之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

荊友 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人主也其朝臣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諫如此者國日安主

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覇天下呂覽

班荆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此行也吾必復子至楚與子木言之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襄二十六

縞紵 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語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上二十九張儼字子節拜太鴻臚使於晉羊祜何偵並結縞帶之好吳錄胡叟字倫許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絲韋爲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後魏書

知我 子產自晉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聃十三罕生逝而國子悲廣絕交論

傾蓋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家語宗欽與高允書曰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遊京師才非季札而眷

天中記

深孫僑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魏子韓詩作程木子

水體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莊子孫長樂縛作王長史濛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世說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表記

出交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養其親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家語

四友 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乎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叢子故文王有四臣免於虎口丘有四友以禦侮尚書大傳

日益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家語

家居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棟

死友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遇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窅俱死之後骸骨莫收丙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家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家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

天中記 卷二十

爲世規列女傳 俗謂荆軻誤

前呼後絶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絶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閭閒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壚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絶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

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新序

不助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說死

墓泣 子祀子與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桃無極相亡以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上

青海 趙襄子游於圃申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莽爲泰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序意

友士 魏文嘆謂子擊曰吾下田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

說苑

待食 吳起出遇故人有他故期反而食故人不知起不食而待之明日其人來乃與之食 韓非子

夢迷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於此者三 韓非子

濠梁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

爲賓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斧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莊徐無鬼）莊惠標濠上之埜發郢匠之模（天下注）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淮南脩務）匠人輟成風之妙巧廣絕交論

蘇張 說人主須術以動上從橫師則鬼谷也傅曰蘇秦張義從往師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二人入言掘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論衡荅佞）

流涕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詣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願子高徙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今乃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幾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孔叢子

張陳 張耳大梁人陳餘亦大梁人也餘好儒術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後以張黶陳釋之事搆隙耳後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漢書耳餘始居約時相然相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贊

脫粟布被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賈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貨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貨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餚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庭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西京雜記

撫塵 蓋聞爵祿不相貴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天下騎尊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

王言 王吉字子陽小與貢禹爲友及陽仕益州刺史貢禹聞之拂冠以待之陽遂薦稱禹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漢書見御覽今本不同

蕭張 蕭育望之子也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

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背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上

操異 陳遵字孟公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上

奔喪 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改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交則王貢張陳亟其終肅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後漢）

奉詔交 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西巡頌帝嘆之謂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駰候見見憲憲倒屣迎笑謂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也上

廉廉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仕至蜀郡太守平生有志膽氣烈好周人之急世伏其好義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鴻亦慷慨有義節位至琅琊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陳雷 宜春陳重少與鄱陽雷義爲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後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

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陳雷傳

陶陶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卽至宜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子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東觀漢記尹班陶於永夕廣絕交論

款款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克期至日卿果到升堂拜母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商子徵晨夜省視曰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舂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覺而悲嘆泣下赴之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廟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而去後漢范張款款於下泉廣絕交論後漢

絕交 朱穆字公叔與劉伯宗書絕交書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毋憂乎親解纏經來入豐寺及我爲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後漢

負弩 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陪臣及友爲郡吏

鴻以書貴之而去 東觀記

班草 張升字彥眞有大志歎曰人生於世白駒過隙正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草而語曰今闕下閹宦專權因相向而泣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退升竟以黨錮下獄死 後漢

舍短取長 李燮字德公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上

杵臼 吳祐放猪長垣澤中誦經而行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之乃變服爲傭與祐俱行祐與語大驚遂定交與杵臼之間 東觀記

美代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世說

管華 華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善相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 魏略 管寧華歆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

看窻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世說

非常 孫楚牽招碑曰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有襆波截流拊翼橫飛之志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日自酌損於季孟之間上

優平 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温恢求請胡質質酙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比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雖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魏志

分居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孤遺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恭息長大爲之娶妻買宅産業使立門戶蜀志

石交 諸葛亮與張裔書曰吾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以相明猶不相謝也上

金蘭 張溫字惠恕英才壞偉遂以禮郎延見召對詞雅淹潤帝改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馬吳錄

僑札 周瑜爲居巢長過魯肅求資粮肅指囷米與周瑜周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本傳晉陽秋曰陸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分

千里候食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相期約雖遭慕
風疾雨無不至者常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
復來恕荅曰後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候恕至時
賓客會者皆以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
如期須臾恕至一坐盡驚虞預會稽典錄

共枕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
其美名故來求爲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
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令葬於羅
浮山冢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
爲共枕樹廣記

千里命駕 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想思輒千里命駕安
來輒康不在兄喜出迎之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
不悞康至云鳳凡鳴也語林

竹林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
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
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
七賢世說王濬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
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
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
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上

忘言 山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
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

詔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晉傳

神交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陪其埶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袁宏山濤別傳

識度相友 山公與嵇阮一面埶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飲市仰泣 昔邢高呂安飲於市仰天而泣二子非有喪之哀傷相知之晚耳君子所以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欲以立名者也鄒子

衿契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杜而語杜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世說

相期 庾翼子稚恭時京兆杜乂陳郡殷融高尚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溫友善在抱角之中便相期終始晉中興書

競心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世說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辭多寄託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曰容子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職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送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冥契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當中心蘊結余其亡矣邵後一年支遂殞俱同上

世外 許邁字叔玄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游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晉書

得意交 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過幸門法崇於二山披衿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宋紀

雲霞交 謝濬字景恒安孫也任達伏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友爲雲霞之交南史

異常交 謝述字景先少有志行蕩官清約殷景仁劉湛並與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見述小字也宋書謝景仁傳

君子交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惠曉謝朓張融何點沈淵相與爲君子之交齊書

投款 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爲舍人劉懷珍爲直閤相遇早舊高帝輔政以子晃伐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

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擢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南史

心期向柳字立季禎弟也有學久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情素自許不推先之顏揚范璩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義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敗係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常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上

抗禮檀超字悅祖少有氣始爲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淩駕而超舉動肅儆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名閥俱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齊春秋

役隷太原孫伯翁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翁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役若此稽康所不堪余亦未能也故效

解裳當車劉璡與友人會稽孔邈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逶迤送目美而豔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自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

招攜 劉訏字彥度與陳留阮孝緒李紳申金蘭之契築室鍾吾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奧典梁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歗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訏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南史

遺書 劉善明少與崔祖思友善祖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援遣遊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今泗上歸業穫下還風君欲誰讓雖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南齊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卒南史

置祭 裴伯茂少有風望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醉日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

十字云臨風想立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倜儻謂收詩頗得其事實魏書

夢別 盧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携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北史

遺煩 寇儁字祖儁有志行篤於仁義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厲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辨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周書

不問 韋正字敬直獻子也初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梁書

放逸 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亦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周書

易衣 張軌字元軌少好學志識開郎初仕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上

結盟 周敷字仲遠梁時與同郡周迪深相交結梁亡敷

先入陳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章迪以敷素出已下超致顯貴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大破之後迪復襲東興敷從章昭達征之至定川縣與迪相對結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膂先朝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詔曰敷受詔遐征淹時違律虛襟姦詭遂貽喪仆史臣曰昔張耳陳餘自同於至戚周敷周迪亦誓等睚親爭鋒刃而誅殘斯甚夫胡越矣讎隙因於勢利何其鄙與陳書

傾心定交 李密字玄邃隋蒲山公寬子也開皇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爲友玄感遂傾心禮遇爲定刎頸之交舊唐

資給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隨所費至盡而不以爲疑建德亦弗之問也上

高義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名十三陳亡入隋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亡年之好時人稱爲孫孔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上

撝損 岑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上人雖羈賤必鈞禮新

不改舊劉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

耐久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唐書

方外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上

文章四友杜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

小友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張九齡尤所奬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師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新唐

始終張九齡與嚴挺之袁仁敬梁升卿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始終不渝甚爲當時所稱舊唐

人外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爲人外之交吟咏自適顧況者蘇州人性恢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必戲侮之柳渾輔政以校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已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況心不樂求歸於吳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上

然諾郗純字高卿以詞學見推與顏眞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子士美少好學善記覽顏蕭輩常與之討論

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郡一之間矣士美善與人交然諾之際豁如也當時名稱翕然上

不改操 趙曄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季華邵軫同志友善顧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友道也舊唐曄宗儒父也

聽床靜言 李約爲兵部員外卅公之子也識度清曠逈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官并韋徵君況墻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獨厚於張聯床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秋夜洛陽處明月照張八尚書故實

交遊楊憑少負氣節與母弟凝淩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遊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舊唐

四夔 崔造字立宰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畧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

神感 吳郡陸憑少有志行性悅山水貞元中往遊永嘉遘疾而疫憑素與吳興沈蓁友善蓁夢憑顏色顦顇曰我遊至永嘉苦疾將困君爲知我者願託家事蓁悲泣又叙舊歡宴語久之因述文章話虛無之事乃謂蓁曰贈君浮雲詩一篇以寄其懷詩曰虛虛復空空瞬息天

地中假合咸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數四臨去曰憑舡已發來明日午時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而錄之如期而憑喪舡至葬撫孤而慟賻助倍禮詞人楊丹爲之志具旌神感銘曰篤生府君美秀而丈没

林泉 韋温字孔肖綬子也剛腸寡合人多踈簡惟與常而不起寄音浮雲通幽祀

侍蘇祐善字祐之蘭陵人博雅好古閑淡貞退善鼓琴

賦詩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名人高士多與之遊給事中韋温尤重之結爲林泉之友舊唐

八友 吳琪吳頊吳崧皮光業林昇羅隱何蕭韓必居於吳興長城之八座山時號八友

而交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魯連子

飲醪醪 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江表傳

得婦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叔先亡忽見形謂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爲南郡太守幽明錄

誤詞 崔瞻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趙東還瞻遺之

書曰伏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北史十二

烏集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雖善不親故曰烏集之交初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管形勢解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毛詩序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後論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遠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正之缺也蔡正交論

勢利諸葛武侯云勢利之交雖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險夷而益固要覽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文中子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弛楚策幾人之結交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踈斯何故也皆由交靜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鍾會荀粲論

唇齒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才非交不用名非

交不發身非交不太劉敞新議

四道 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白虎通

面朋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法言

攻已 幽閑則攻已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貢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者此而見憎者也昌言

友道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王道之大義非特士有之志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周昭新撰

魏文論

交道 交之爲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叙象天地交太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疎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從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周昭新撰

染素 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用顯齊秦之功曹參師盖公致清淨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賤隷謹恭師友皆爲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

固於膠漆堅如金石窮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譙子

齊交

定交禮 越俗性率朴意親好合卽脫頭上手巾解腰間五尺刀以與之爲交拜親跪妻初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爲壇祭以白犬一丹鷄一鷄子三名曰木下鷄犬五其壇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風土記

結義 傅幹與叔威威書曰吾與足下結義納素恩非同生

剖心 張奧與張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

臨交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亡多存寡睚交密交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歎逝賦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歎上

交二釁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一曰勢交二曰賄交三曰談交四曰窮交五曰量交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讒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楩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絕交論

反眼 上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昌黎柳子厚墓誌

貧交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杜詩當面輸心背面笑

賓客

肅客 士幾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迎客客固辭主人肅進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禮記曲禮

東道 晉人秦人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因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左僖

重席 李武子無適子公張長而愛悼之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訖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左襄二十二

收器 昔叔向適鄭晨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殺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少不厭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昭二十八李嶠上高長丈書

云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
棠上百里醲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處囊之
地 文粹

賓過 賓有見人於密子者賓出密子曰子之賓獨有三
過望我而笑是欒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
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
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
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
身疏卽謀當而見疑 淮南

謀畫 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未
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併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
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記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
所起也

養士孟 嘗君田文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天下之
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會有客夜食有一人
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
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
皆善遇之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也 史記

客多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
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瑗經冬無褌面有飢
色願得上厨列士
傳

嘆面 孟嘗君毀廢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客之復至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欲唾面而大辱憑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朝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史記互見市

禮交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往爭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上

趙平原君勝使人於春申君黃歇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著籍 汗明見春申君侯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意矣汗明慨然曰臣請爲說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爲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戰國策

擯客 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

不可以不拜贐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贐漢書

賓客益洛　鄭當時始與汲贐列爲九卿內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本傳一說一浮一沒交情乃出說死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賀物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

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

潛夫論

上客　樓護字君卿爲人短小精辯聽之者皆竦然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古言其見信用也漢書

致膳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樓護豐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權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膳焉西京雜記

君禮不　成都侯王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

事邑唯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稱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唯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漢書

戎轄 陳遵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夫嘗有部刺史奏中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書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適令從後閣出去上

浮湛 陳遵與張竦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書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遵常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上

北道主人 光武至薊彭寵上謁心懷不平光武以問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遣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漢

寶客 崔瑗好士愛賓客盛修殽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並日而食以供賓

容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蚩也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東觀漢記

折節 表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轍軿紫轂填接街陌後漢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爲奔走之友英雄記

倒屣 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庭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漢

坐上客 孔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上

諸葛孔明客 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汚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雲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襄陽記

無主客意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亞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久不與相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

備曰君有國土之名所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王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魏志

談客 簡雍字憲和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嘗爲談客往來使命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頂枕卧語無所爲屈蜀志

疲倦 張裔字君嗣諸葛亮出駐漢中裔領留府長史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上

無雜客 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客投刺攝齊者不過一時英俊蘇州志

上賓 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未坐遥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吳志

高會 諸葛融瑾子也每延賓高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弈或有擕捕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

日不倦上

窗中窺客 漢中楊子拒妻字大英仲琛有高名嘗請客母感爲供具從窗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已此自損之道後歲餘復請賓客皆耆德秀士母觀之喜曰吾無憂矣列女傳

不得一梧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梧而言語談戲二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世說

敗人意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日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上

連榻坐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上

隹設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隹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上

精食 郡陽孝廉范逵寓宿於陶侃時母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結其馬又密截髮以雙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遠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晉列女傳

風恬月朗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狎共又手語達於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世說詢字玄度能言理會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眞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郗賞對夜以繫日續晉陽秋

寶寶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濛清言良久荀子脩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寶寶爲來逼人世說

欹雜 孫長樂綽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欹雜劉夫人妹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以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上

雜語諸輩客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苔曰夷甫無君輩客

開筵 車胤字武子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荆州取爲從事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游集之日開筵以待之

賣狗供客 謝僕射陶大常詣吳領軍坐又吳留作食曰已身使婢賣狗供客此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可與語俗說

蓴羹 陸納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

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才彙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枸餘瀝温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勑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

通記 王雅字茂達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廻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晉傳

不獨餐 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宋書

改服 羊欣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膽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知名上

慣噉麤食 宗慤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葅粟飯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懿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

逼母 崔道固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

玉詣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人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詣客皆知其兄所作成拜其毋毋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荅拜諸彥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南史

傾轍迫別 何尚之字彥德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上

客至自燬 謝超宗爲義興太守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

美嘆 會稽孔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嘆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南史

客去拂坐 主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

不聚生饌 孔休源字慶緒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宅會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如褒賞曰不期忽覿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

命待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
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
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
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

求肉傳孟 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袁昂處宴賓主甚歡
勉求昂出肉人傳孟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
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
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
止方知昂爲貴

造謁 何思澄字元靜少勤學工文重結交入華林撰遍
畧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背作名刺一
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與狎處卽命食有人方之
覆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賓客如昔 何敬容字國禮爲尚書令侍中參掌佐史以
妾弟事免職後起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
旨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君侯已得瞻望多
士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
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獨交黨援卒
無後福終益前禍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
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
君侯之復用也君侯豈能鑒焉梁書

爲客 張纘字伯緒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

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上

慶陪宴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背此類也

好交 鮑正爲湘東王五佐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南史

別揚 蕭部爲郢州刺史部昔爲幼童廋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部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則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部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部床踐蹋肴饌直視部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部甚慙恥

好觀人酬 長孫澄字士亮操履清約家無餘財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酬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勒中厨別進異饌留之止周書

沒江 孫瑒字德璉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賓客填門軒蓋不

絕及出鎮鄂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河
美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
賞焉南
史

宋祭 王弘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弘仲嫁女
上問何所須弘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
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
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
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弘仲有婚事
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曰中官未敢舉箸待璟
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
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
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天寶遺事

詩 李適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賓客譜謔賦詩曾不
避李林甫之害嘗爲詩曰朱門長不門親友恣相過年
今將半百不樂待如何及罷相又爲詩曰避權仍罷相
樂聖且啣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
人寃之

治饌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
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雨市日有禮席
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辦國史補

親敎 李藩字叔翰除秘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卽

用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爲郎官朋黨輝赫曰會聚歌酒慕藩名强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爲詭語徘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舊唐

乘興 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抵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宅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崔咸嫉其矯舉酒讓度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新唐

奇客 崔弘禮過宣武從劉玄佐獵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耶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爲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欽留之固辭

夜半客 郭薰者與丞相於都尉向爲硯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復絕財賦薰不能避譏嫌而樂爲夜半客咸通中薰及沈雲翔輩凡十人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據言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後漢

妓

小小 錢塘蘇小小歌云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古樂府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歌云西陵松栢下是也樂府廣題）

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塘蘇小小墓吳地記

眞娘眞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武丘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藪其上李公麟詩序時人比於蘇小小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吳門舉子譚詵題云虎丘山下塚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雲溪友議眞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至狄霜白就中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長慶集

永新開元中廬陵永新縣尹氏女音曰南將軍濯之後也美姿容性敏惠不固保毋而妙善歌唱重陽與羣女戲登南山文峯爲同輩歌一曲聲逗數十里故俗考舊云尹氏之歌閎於長安時刺史行部至邑召見之表進人宮封爲唱歌供奉喉音妙絕爲天下第一於時海內樂人及至王公貴戚共以邑名呼爲尹永新後元會大燕含光殿盡放長安百姓及戎狄之長入觀大內時燕方酣一日戲鼻劇聖情頗撓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歌絕一聲羣嘆皆默於是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號爲玉女峯爲立廟祀之江南野史浿漁陽之亂永新爲一士人所得後士人卒與其毋之京師意殁於風塵及卒謂其毋曰阿毋錢樹子倒矣樂府雜錄云是許和子

永新柳青娘國樂婦人有永新婦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之妙也有與御史娘詩曰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傳順郎村花叢集宮

妓永新善歌帝曰此人一曲直千金矣開元遺事

嬌陳如 睦州刺史柳齊物少而俊邁家富於財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如者姿藝俱美爲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詣之悅焉嬌陳如云第下錦帳二十里即奉事終身本易其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錦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納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常聞嬌陳之名訪知乃召入宮漸寖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强也命之歸因話錄紀開譚乾饌子作陳嬌如

薛瓊瓊 薛瓊瓊開元宮中第一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狂生崔懷寶竊省瓊瓊夜之內樂供奉楊羔潛待之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薛崔作詞云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呀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羔飲懷寶以薰肌酒曰此常春草所造亦云千歲草可令白髮變黑致長生之道崔後爲河南司錄瓊瓊理箏爲吏所詰收赴闕明皇因以贈之麗情集

楚蓮香 都下名姬楚蓮香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問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天寶遺事

劉國容 長容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駏賫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鷄聲之斷愛思恰未洽嘆馬足以

無情使我勞心因君飡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誦焉上

一枝花　天寶中常州刺史雲陽公子應舉狎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汧國夫人夫人舊名一枝花元禎酧白樂天代書一百韻云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注云樂天每與予從遊常題名於屋壁顧復本說一枝花自寅至巳異聞集

薛校書　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鄭因官寓蜀而卒毋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竊與之宴語時韋中令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爲之改觀暮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皐至李德裕幾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曰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記載幾二十人競有酧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酧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鷄坊前吟詩樓偃息於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文昌爲撰墓誌（蜀諺謂牋曰誌）元稹初受監察御史出使西蜀知有薛濤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泊稹登翰林薛濤歸浣花所其浣花之人造十色彩牋於是濤別模新樣作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篇曰錦江滑膩

岷峨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
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
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常好種菖蒲故有是句牧監
閑談蜀人皆呼營妓爲女校書故胡曾有詩贈薛濤云萬
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君掃眉才子知多少管
領春風總不如濤再爲連帥所喜因事護罪怒而遠之
作十離詩以獻一日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
鴛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主竹離亭鏡離臺遂復喜
焉鑑戒錄濤辨慧知請有黎州刺史作十字文令帶魚禽
鳥獸乃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
鳥詐罰薛曰衡字內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
魚坐客大笑唐語林高駢鎮成都令酒佐薛濤改一字人
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
川有似三條椽公曰柰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
度使尚使一沒量斗至於窮酒佐有三條椽內一條曲
又何足怪紀異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
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字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
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
鳥葉送往來風父慨然久之父卒母嫡居韋皐鎮蜀召
分侍酒賦詩目入樂籍濤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
有詩五百首郡閣雅談

按駢乾符初始節度西川去大和中已四十餘年矣

疑紀異記述之誤其爲校書或以爲韋皐或以爲嚴司空晁氏以爲武元衡一人而記者懸殊若此後人何以取衷耶十離詩撫言又以爲薛書　獻元稹事

鏡湖春色　元稹廉問浙東有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元贈詩有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之句又醉題東武云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簡不戲曰丞相雖不爲鱸魚爲好鏡湖春色耳謂採春也　唐詩紀事

白樂天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云緣水紅蓮一朵新千花萬萃無顏色　元集貞元未妓阿軟產一女求小名於樂天樂天曰此兒甚白皙可名之曰皎皎有文士過之見呼皎皎爲什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其種姓不明取吉詩云皎皎河漢女也　善謔集

高玲瓏　長慶中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後元微之鎮會稽參其酌唱每以筒竹盛詩往來　唐語林

崔徽　崔徽滿妓也同郡裴敬中以興元幕爲梁使蒲一見爲動情相從累月敬中言旋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妓後數月敬中密有東川幕白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眞知退爲徽致意於夏果得絕筆徽捧畫謂知退曰爲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爲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移疾不復盡時形容而卒　麗情集

好好　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

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之（本事詩）

灼灼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舊根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伯裹紅淚密寄河東人（麗情集）

愛愛愛姓楊氏錢塘娼家女七夕乞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張達所調相携潛適旅於京師二年餘爲父捕去後或傳逞已死愛愛感念而卒其小婢曰錦兒出其故繡纈履郁然如新（上）

東東竇輩工爲絕句嘗從軍有吊妓東東一篇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來日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常似叫東東（抒情集）

端端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遂往見二子再請曰端端願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騏驎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楊州近曰渾成雛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雲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雲溪友義）

轉轉燕帥劉仁恭使幕客馬彧聘於鎮州王鎔使書記韓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彧頻目之韓曰昔晉文公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小喬於公瑾蓋以名色可奉名人但處倡姬不勝賢者顧盼願垂一詠俾得奉之彧即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文甚美咸服其敏妙遂傳於遠近（北夢瑣言）賦首云玳筵既啟雅樂斯陳霧卷帷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儀以生塵彧載以歸（劉崇遠耳目記）首同北夢

書仙 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爲關中第一時號爲書仙有任生者投之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下九天莫怪灑香薰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煙（灑精集）

徐月英 江淮間娼徐月英送人詩曰調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金陵徐諸公子寵一官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此娘子平生風流沒非帶熠號美戲也（北夢瑣言）

紅兒 維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爲音聲常爲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鄴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繪綵孝恭以副車所跨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紅兒既而思之乃作絕句百編號比紅兒詩大行於時（撫言）

瑞卿 歐陽彬在湖南日馬氏不用因而落魄街市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延於家一日西蜀圖綱將發瑞卿遂以家財資彬隨綱吏入蜀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

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夔州節度使五代史補

韓香韓香南徐始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怒投牒有司集官軍於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爾買羊沽酒召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香出所賚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嗚呼白刃可蹈也不爲非義屈歐陽公作祿傳錄遍事五代之臣香雖不入雜傳節亦可尚矣隨隱讀錄

小妓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國入爲郡窮於京師里而人果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涕泣而後言續侍兒小名錄

李艷娘蜀孟昶廣政三年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蜀史樵撰

隆眞五代楚馬希範少愛倡妓徐隆眞及嗣立號西堂夫人十國紀事

契妓趙抃爲青城宰契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還大痛日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惑志孔氏野史清獻師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髮上杏花眞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宜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蕙畝拾英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李師師 李師師京都名妓也見寵於宋徽宗而私與周邦彥美成昵甚一日正與宴洽而報上遽至周狼狽匿床下上於坐中出新摘食之周遂潛爲度曲以詠其事異日師師歌之上知而大怒出周外任師師往餞之及歸離素未解淚光上瑩瑩也上適至因問之李不敢隱具以狀對後遂復周官云

謝天香 鉅野有穠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穠芳亭字維翰久之未至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既畢何爲遲留不飲衆曰俟維翰書石耳謝遂以身裔當筆書穠芳二字會維翰至書亭字以完之父老遂命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

王巘謝詩曰昔日童稚曾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壹任狂風不動搖後維翰登進士與天香偕老志

嚴蕊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詰唐與正賞愛之其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撽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爲濫繫獄月餘蕊雖備箠楚而一語不及唐吏因好言誘之其辭益堅仍繫於獄苦楚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徽阜陵之聽未幾朱公別除而岳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僚其悴病卒命之作詞自陳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

惜惜 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榮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今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方岳作義娼傳（三朝野史）闔臣以閫特封英烈夫人潛庭堅詩云淮海艷姬毛惜惜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畏頭眞果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氷魂雷魄史間名右今無限贖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隨隱漫錄）

唐妓妾 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絶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諫曰此皆董宋臣輩懷陛下素履（宋史無唐名）

天中記二十卷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